



人物



.7

文艺出版社



主编：王立方 高新培

编委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：

马戈荣 王立方 张文钟

袁高领 高新培 梁枫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风流小生驰剧坛

——记郭彩萍的艺术生涯

..... 阎安广 川 子 (1)
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

——武忠舞台艺术生活散镜头

..... 纪 丁 (65)

须眉女子

——著名晋剧演员李月仙

..... 王俊卿 (97)

红果遗香味无穷

——丁派传人阎惠贞

..... 李庆生 (143)

一树繁花情正茂

——记著名晋剧演员白桂英

..... 马朝霞 (167)

黄土女英豪

——高翠英艺术交响曲

..... 曹永明 李德彪 (197)

风流小生驰剧坛

——记郭彩萍的艺术生涯

阎安广 川 子

一 苦难的童年

一九四四年秋天，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，在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叫明阳的村子里，一个小生命诞生了。

只求温饱的庄稼人，添人加口是喜也是忧，喜的是人丁兴旺，家庭里又增加了一个成员，忧的是要增加一张口吃饭了。要是个男孩还好，将来可以顶门立户，为二老爹娘养老送终，却又偏偏是个女孩，迟早是别人家的人。又是生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真生的不是时候呵！

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践踏着中国的大好河山，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文水县城驻扎着日本军队的司令部，三天两头到周围的村子扫荡、抢粮，本来就生活贫穷的农民，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由于中国处于长期的封建统治，决定了旧社会妇女的命运更加悲惨。彩萍的母亲和婆婆的关系不大融洽，婆婆忘记了自己当媳妇时所受的苦难，把婆婆待她的那一套又原封不动的继承下来，对待自己的媳妇。中国的妇女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生活过来的。彩萍妈怀头胎时，就因为干重活流产了。这次怀上彩萍，便回到娘家去住。当然，妈妈是疼爱女儿

的，便在村子里给找了一间房子，让她安心住下去。为了这，彩萍的外祖父常和外祖母齟齬，抱怨她把闺女惯坏了，

“哪有嫁出去的闺女常住在娘家的理？”外祖母为了不让女儿受制，也只好忍着，听凭外祖父的数落和叨叨。一直到彩萍呱呱落地，外祖母不顾外祖父的反对，今天送米，明天送菜，尽量让彩萍母女生活得好一些。就连彩萍的名字，也是外祖母给起的。

彩萍的奶奶可就大大不一样了，她见媳妇生的是个女孩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重男轻女的思想，使她忘记了自己也是个女的，真是可悲又可笑。本来就不好的婆媳关系，因为彩萍的出生，使这种紧张关系又加剧了。婆婆想方设法欺辱她们母女，骂那是比较好的待遇，常常不让吃饭，动不动就要赶她们走。懦弱的丈夫，在母亲的威严面前不敢吭一声，有时还得帮母亲的腔，不然就被视为不孝。这样一来，彩萍和母亲受的苦就更大了。没办法，彩萍妈只好带着小彩萍再次回娘家去住。

出嫁的姑娘，回到娘家也不是理直气壮的，母亲常常挨外祖父的骂：“出嫁了的闺女，成天住在娘家，把人都丢尽了。”外祖母也常常被外祖父骂得暗暗流泪。就这样，外祖母还是想尽一切办法，让闺女和外甥女儿生活得愉快些。

彩萍的奶奶把媳妇赶走，当然也遭到村人的议论和谴责。但是，顽固的老人不管不顾，做的更甚，只要她听到彩萍姥姥送去吃的东西，就指使人去拿走，然后再把“抢夺”回来的“胜利果实”给了自己的女儿——彩萍的姑妈。婆媳的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，那就可想而知了。

这样的日子，真正是度日如年。一直到一九四六年，彩萍长到两岁的时候。奶奶不知出于什么想法，她来叫媳妇回

去。是良心的发现？还是儿子给母亲施加了压力？或者是迫于社会舆论的谴责？

彩萍妈的一颗心已经完全冷了，不仅对婆婆失去了信心，对丈夫也失去了信心。她清楚回去只能是继续受婆婆的虐待，丈夫是不会为她撑腰的。所以，她铁了心，说什么也不再回去了。

彩萍奶奶见媳妇没有回来的意思，便逼着儿子和媳妇离婚。逆来顺受的儿子，只能遵照母命，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。

彩萍的母亲是个倔强的女人，她不愿走回头路，再难也要朝前走，因为希望总是在前面的。她有一个结实的身体，有一双勤劳的手，她可以给人家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以此来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。

离石解放了，人们传说着解放区人民翻身解放的故事。彩萍妈便托人介绍，带着小彩萍去了离石，给人当奶妈。接着汾阳县也解放了，听人们讲，汾阳县比较繁华，谋生比离石还容易些，于是她又带着彩萍来到了汾阳。

刚刚解放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一下难以克服的。但是人的精神面貌变了，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，人民当家做主了，政治上翻身了，经济的恢复蒸蒸日上。彩萍的母亲经人介绍，给部队做一些缝补洗涮的活儿，维持生计。

幼小的彩萍开始懂事了，她饱尝了贫穷的滋味，领略了艰辛的含意，从小就萌发了一个决心，长大了要赚钱养家。艰难的童年生活，可能是以后使她成才的一个很大的因素。

二 走上舞台

太原解放以后，彩萍母亲带着小彩萍来到了太原。开始住在彩萍的姨姨家，日子过得还很艰难，便经人介绍，和一个在肉食批发部当工人的郭冬至结了婚，彩萍也随继父改了姓。打那以后，生活才稍有好转，彩萍也开始进入小学念书，学习是很用功的，成绩经常是优秀，并很快戴上了红领巾，成了一名少先队员。

童年时跟随妈妈四处奔波，在汾阳的时候看过一次戏，是程玉英演的，叫什么戏名她记不起来了，但那舞台上的人物形象，却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子里。她对戏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和小朋友们玩过家家的时候，也学舞台上演员的样子，扮演各种角色，玩得十分起劲。她很羡慕演员生活，向往着自己长大了也能上台演戏。

事也凑巧，彩萍的姨姨家隔壁院正好住着一个演员，告诉南门外十一街业余剧团要招一班子小孩学戏。彩萍听了这个消息，便兴高采烈地跑回家去，向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学戏，你答应吗？”

妈妈没有在意，随口答了一句：“别胡思乱想，小小年

纪，去哪儿学戏？”

“真的，”小彩萍拽住妈妈的衣襟说：“南门外十一街的业余剧团招人，专要小孩，我去行吗？”

妈妈看看小彩萍认真的样子，她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象彩萍这样的年纪，本该是好好念书的时候，一学戏，必然要影响她的学习。可她知道女儿喜欢唱戏，看过一次戏后，就哼哼着学的唱。她的嗓子也好，说不定是个唱戏的材料。

聪明的小彩萍看出了妈妈的心思，便说：“妈妈，他们说学戏是晚上的时间，白天我还继续上学，保证不误学习，还不行吗？”

妈妈疼爱女儿，怕伤她的心，便勉强同意了。说：“孩子，学戏也不容易，是要吃苦头的，学不好师傅还会打你，你能行吗？”

小彩萍见母亲的口气变了，知道有门，便爽爽快快的说：“我保证能学好，要是真的学不好，那该打就打吧，我能忍住。”

妈妈感动得一下把女儿搂在怀里，流着泪说：“孩子，要不是咱们家经济条件不好，妈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学戏，学戏可苦得很哩！”

小彩萍象下保证一样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怕苦，下学后我还可以卖茶水，赚下钱交学费，不给爸爸妈妈添麻烦，一定好好学习，等我长大了赚钱养活你。”

妈妈听到小彩萍懂事识理的表白，眼泪从她那过早衰老的面颊上落了下来。

彩萍的愿望实现了，小小的心象怒放的花朵，她在学校学习很用功，下学后沿路还要拣木材、拣料炭，回到家里做作业，赶她做完作业的时候，母亲已经烧好了茶水，她还得

提出去卖了，这都是晚饭前的事。吃过晚饭后，妈妈又领她去学戏。这样紧张的生活，对一个成年人都够受的，可彩萍才刚八岁呵，她从不喊一句苦，说一句累。

她的启蒙老师叫张安兴，是个油漆裱糊工人，票友出身，长着一副慈祥的面容，待人十分和气，可教起戏来却非常认真，真可以说是一丝不苟。第一次见小彩萍，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，让她唱了个歌，又让下下腰、踢踢腿，完了满意地说：“是块好料，就看她用功不用功了。”

彩萍的妈说：“这孩子脾气倔强，她会用功的，我怕她用功过度，伤了身体。”

张师傅笑笑说：“这个你放心，我会掌握的。”

从此，她就白天上学，晚上学戏，学得十分认真。没多久，就让她学《打金枝》，饰演郭暖一角。张老师虽是票友出身，但他教戏并不只是口传手教，还有点如今导演排戏的味道。他为了使小彩萍理解戏文，就给她先介绍剧情，说：

“你扮演的郭暖，他父亲是皇帝的一个立有战功的大臣，皇帝就让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大臣的儿子，招为驸马。他的父亲过生日庆贺，其他兄弟和他们的媳妇都去拜寿，唯有郭暖的媳妇没有去，因为她是皇帝的女儿，放不下帝王的架子。在酒席筵前，受了兄弟们的嘲笑，一气之下，回去就打了媳妇，他父亲以为惹下塌天大祸了，就把他绑上到皇帝面前请罪，不想皇帝比较开明，不但没有怪罪，还给他升了官。我讲的这些你能听懂吗？”

小彩萍眨眨机灵的眼睛，说：“懂，要真打吗？”

张师傅笑了，拍拍她的头：“别着急，到时候我会教你怎么个打法的。”

小彩萍学戏学的认真，连在回家的路上都在背剧词。因为

她年龄小，一面念书，一面学戏，还得帮助家里干活，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背剧词背得打起瞌睡来了，一下子碰在了电线杆上，头上碰了个大疙瘩，她揉揉头，又一边背词一边向家走去。

彩萍学戏总爱问个明明白白，她理解了，学的快，记的牢，不长时间就把《打金枝》的全部表演程式和剧词记熟了。有趣的是给她做“老婆”的演员比她年纪大，个子也大，她的服装太大，要别人把她抱到椅子上，才能穿上，还得在腰中打个折，再用一条带子扎上。在演到要打金枝女的时候，怎么也够不上打金枝女的脸，她灵机一动，跳起来向金枝女的脸打去。在坐的观众看到这个场面时，全都被彩萍的滑稽动作逗得哄堂大笑。

小彩萍在业余剧团仅仅一个多月，就学会了《打金枝》、《游花园》、《洞房》、《藏舟》等戏。在这些戏里，她都扮演小生，有的人便开玩笑叫她“八岁生”。

就这样，郭彩萍走上了舞台，步入了漫长的艺术之路。

三 商都演出

十一街业余剧团办得不错，经常有正式的公演。郭彩萍第一次演《打金枝》是在合作大楼二楼会议厅，看戏的人挺多，正好有内蒙商都的人在场。看了演出后，要请剧团去他们那儿演出。这下可把剧团的负责人难住了，几个主要演员年龄较小，还没出过远门，一下子要跑到内蒙草原上去，家里人会同意吗？象小彩萍才八岁，能离开母亲吗？

剧团的几个负责人商量了一下，觉得是个锻炼孩子们的好机会，应该去，便初步答应下来了，但还得和孩子们的大人商量。有的人提议，让大人跟着去。这个问题摆在彩萍母亲的面前，她发愁了，彩萍还有个弟弟才两岁，更离不开妈妈，再说彩萍还上着学，怎么办？不让彩萍去吧？她一定会难过的，唱戏就是她的一切。疼爱女儿的母亲咬了咬牙，决定跟彩萍去，把她弟弟也带上。

商都在内蒙的中部，位于大青山的北麓，是靠近草原的地带，农牧业并重。这儿古城的遗址很多，在汉代是边防要塞。汉武帝时在这儿筑了许多城堡和烽火台，几乎是步步为营。商都，故名思意，在古代是一个商业繁华的城市，是由

蒙古进入内地的主要通道。

三十年过去了，商都是个什么模样，彩萍没有一点印象了，使她记忆最深的是寒冷。在太原，十一月的天气并不很冷，可是商都却冷得要命。那时候她没有呢大衣，更没有羽绒服，只穿着薄薄的棉袄棉裤，除过演出外，大部分时间都守候在火炉旁。天气本来就够冷的，再加上没完没了的大风，刮得飞沙走石，连眼也睁不开。

当时的剧场十分简陋，根本没有暖气，只是生几个大火堆。演员们穿的多了不能演戏，穿的少了冻得直打哆嗦，咬紧牙坚持演出。小彩萍很懂事，虽然很冷，但她一声不吭，象大人们一样坚持演出。

商都一带的人们很喜欢戏曲，特别喜欢晋剧，所以，一个业余剧团都能连续演出一个多月，场场爆满。当地党政领导和文化部门的领导都看了她们的演出。觉得彩萍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，演出快结束时，就找到彩萍母亲，动员把彩萍留下，到正式剧团工作。彩萍的母亲考虑再三，把彩萍一个人留下吧？孩子太小了，她不放心。她也留下吧？更不行。因为，太原还有丈夫，还有一个家，一家人分居两地，生活上更加不便。于是便婉言谢绝了。

商都之行，彩萍在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，这是她在人生的旅途上迈出的第一步，对她以后从艺奠定了基础。

更使彩萍欣喜的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，为家庭换来了果实。

四 如愿以偿

有一个人经常在十一街业余剧团出现，看他们的排练，看她们的演出，小彩萍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只知道他是张师傅的朋友。看样子还不是个外行人，他懂得唱，懂得锣鼓点，排戏中他还爱指点指点。后来才知道他叫张尚礼，是太原市晋剧三团的琴师。

有一天，张尚礼又来了，还跟了一个人，也是晋剧三团乐队的。他们把彩萍叫到一个家里，详细问了她的家庭情况，让她唱了几个小段，表演了几个片断，压了压她的腰腿，觉得这个女娃娃有培养前途，于是张尚礼向晋剧三团推荐，后又由领导亲自审看，破格录取了小彩萍。那是一九五六年的一月，彩萍十二岁。彩萍的母亲思想斗争了很久，按年龄说，她应该继续上学，可是家庭经济困难，彩萍又十分喜欢唱戏，做母亲的作难了。

业余剧团的张师傅也舍不得放彩萍走，他一心一意要把彩萍培养成一个好演员。所以，不顾她年龄小，压上了演戏的重担。按他的想法，戏是唱出来的，不是练出来的，只要在舞台上多演出，就能出好演员。当然，他是从旧社会过来

的，根本没见过培养演员的学校，哪一个名老艺人是从学校培养出来的？都是唱红了的。他坚信彩萍终有一天要唱红，这点眼力他还是有的。因此，不管张尚礼怎么动员，他总是摇头。最后被张尚礼缠得顶不住了，才把彩萍的母亲不同意这块挡箭牌抬出来。

张尚礼也不气馁，他又找到彩萍的母亲，说：“彩萍在业余剧团实践的机会多，可是缺乏严格的基础训练，去正规剧团实践机会少一点，可她能得到严格的基础训练，对她将来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”。

彩萍的母亲还是拿不定主意，她问彩萍：“彩萍，你愿意去正式剧团吗？”

“愿意。”彩萍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“那可就得唱一辈子戏了”。

“我就是想唱一辈子戏哩！”彩萍看过正式剧团的演出，人家的行头、道具当然比业余剧团好，还有不少已经唱红了的角儿，向他们学习有多方便。她想说服母亲：“再说，咱家这么困难，我去了正式剧团，把赚下的钱都给你们拿回来，你和我父亲就不要整夜整夜给人家洗衣服了。”

“可你就不能上学了。”彩萍母亲不想违拗女儿的心愿，想试试她的决心。

彩萍没有马上回答，她多么想上学呵，父亲对她讲过，凡出人头地的人，都是有文化的人。自己也想当个有文化的人，可家庭经济又这么困难，只有工作，将来让弟弟、妹妹上学，让他们出人头地。在这二者之间如果说只能有一条选择的话，那么她宁肯放弃上学，而选择唱戏。

张尚礼看出了彩萍母亲的心事，便开导说：“到剧团也能学文化，只要她肯钻，什么也误不下。”

彩萍母亲再三和女儿商量，见她决心很大，终于为彩萍选择了唱戏这一条人生之路。

一个人的一生怎么度过，连自己都无法预测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遇一件什么事，就会改变人的一生。郭彩萍被晋剧三团录取了。

市晋剧三团虽不象晋剧一团那样名流荟萃，但也有不少名家，如马秋仙、马福仙，还有许多造诣很高的前辈，象马兆麟老师，解放前就和丁果仙、乔国瑞、刘俊英、梁小云、冀美莲、郭凤英等晋剧名流搭班同台演出，是有名的根根红。小彩萍就拜在这样一个名师脚下学艺。

马兆麟老师十分喜欢小彩萍，待她象自己的女儿一般，关怀备至，悉心教练。

因为剧团不同于学校，主要任务是演出，随团学员也参加演出，上一些小角色。不管分配彩萍什么角色，马老师都严格要求，彩萍也格外认真。那怕是过场戏的一个小角色，她都全力以赴，从不马虎。

为人师表，要求学员做到的，老师首先必须做到。马兆麟老师虽是造诣很高的艺术家，但他常常演配角，而且一丝不苟。这一点对郭彩萍的影响很大。

在晋剧三团的一年时间，彩萍确实进步很大，她学会了《汲水》、《化金蟾》、《芦花》、《教子》等戏。市文化局领导见彩萍是个好苗苗，为了进一步培养她，便把她调到市晋剧一团。一团是国营剧团。荟集了晋剧界的一批名流，真可以说是群英荟萃。象晋剧表演艺术大师丁果仙、晋剧表演艺术家牛桂英、晋剧表演艺术家郭凤英、著名花旦刘仙玲等都在一团。对好学的郭彩萍来说，那真象久旱逢雨露的庄稼，象蜜蜂遇上鲜花，有取之不尽的艺术营养。只要她愿意